

辛稼軒年譜

孝威



上海圖書館藏書



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義

稼軒先生年譜

萬載辛梅臣原編

龍沫勛訂補

先生名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宋史卷四百一）始祖維叶，官大理評事，由狄道遷濟南。高祖師古，官儒林郎。曾祖寂，官賓州司戶參軍。祖贊，官朝散大夫，隴西郡開國男，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贈朝請大夫。公文郁，贈中散大夫。（辛氏據鉛山族譜）

宋高宗紹興十年庚申（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一一四〇年）

是年五月十一日卯時（據鉛山族譜）先生生於金國之涇州。陸游生十六歲（據錢大昕陸放翁先生年譜），朱熹生十一歲（據王懋竑朱子年譜），黨懷英（據金史卷一百二十五，黨懷英卒於章宗大安三年，年七十八。以上推，則知生於金太宗天會十二年，當宋高宗紹興四年，長先生七歲）。

（大事）夏五月，金烏珠等分道南侵，破河南陝西州郡；宋吳璘劉琦擊走之。秋七月，岳飛大破烏珠於朱仙鎮；既而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入於金。（通鑑輯覽卷八十六）

（附攷）案宋史本傳，先生歸宋時，年二十三，為紹興三十二年，則知生年為紹興十年庚申。又按先生甲辰歲暮韓南澗尚齋（元吉）水龍吟詞，有「對桐陰，滿庭清晝」之語（四邱齋本稼軒長短句卷五）

專家詞——稼軒先生年譜

龍沫勛訂

一

，則知爲夏月。又一首題六：「次年南澗用前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云云。按南澗壽先生水龍吟詞首句卽云：「南風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彊村叢書本南澗詩餘)據此，則族譜所稱，確然可信矣。

十一年辛酉(公元一一四一)

先生二歲。

(大事)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十一月，和議成，遣何鑄奉表稱臣於金。十二月，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岳飛爲秦檜所殺。(通鑑卷八十六)

十二年壬戌(公元一一四二)

先生三歲。

(大事)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高宗)爲大宋皇帝。

十三年癸亥(公元一一四三)

先生四歲。

十四年甲子(公元一一四四)

先生五歲。

十五年乙丑(公元一一四五)

先生六歲。

十六年丙寅（公元一一四六）

先生七歲。

十七年丁卯（公元一一四七）

先生八歲。

（大事） 秋八月，趙鼎卒， 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和；蒙古益彊，其長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

元天興。（通鑑卷八十七）

十八年戊辰（公元一一四八）

先生九歲。

（大事） 冬十月，金烏珠卒。（通鑑卷八十七）

十九年己巳（公元一一四九）

先生十歲。

（大事） 冬十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自立，改元天德。（通鑑卷八十七）

（附攷） 宋史本傳：「棄疾少師蔡伯堅（名松年，從父靖於宣和末降金，累官至尙書左丞，封鄆國公

。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參攷金史卷一百二十五）與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隨父純陸家素安，金大定十年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與修遼史；參攷同上）同學，號辛黨」。據此，與歸潛志「黨懷英辛棄疾少同舍」之說合。且辛率數千騎南渡時，年方二十三；松年卒

於前三年，（據金史：松年卒於金正隆四年，年五十三；時紹興二十九年也）。辛梅臣編次先生年譜，即以少師蔡氏，屬之十歲時，或非過早。至毛晉稼軒詞跋云：「蔡元工於詞，靖康中，陷虜廷；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它日當以詞名家』」云云，與稼軒年歲不合，似不可信。

二十年庚午（公元一一五〇）

先生十一歲。

（大事） 金主亮大殺其宋官大臣。（通鑑卷八十七）

二十一年辛未（公元一一五一）

元生十二歲。

二十二年壬申（公元一一五二）

先生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公元一一五三）

先生十四歲，領鄉舉。（據鉛山族譜。又按美芹論：「兩隨計吏」，蓋由此也）。

（大事） 金主亮遷都於燕。（通鑑卷八十七）

二十四年甲戌（公元一一五四）

先生十五歲。

二十五年乙亥（公元一一五五）

先生十六歲。

二十六年丙子（公元一一五六）

先生十七歲。

（大事）夏五月，靖康帝卒於金。（通鑑卷八十七）

二十七年丁丑（公元一一五七）

先生十八歲。

二十八年戊寅（公元一一五八）

先生十九歲。

二十九年己卯（公元一一五九）

先生二十歲。

蔡松年卒於金。

（大事）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三十年庚辰（公元一一六〇）

先生二十一歲。

三十一年辛巳（公元一一六一）

先生二十二歲。爲天平節度使耿京掌書記，勸京決策南向。

專家詞——稼軒先生年譜 龍助洙訂

（大事）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於汴。九月，大舉南侵。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嚙爲帝於遼陽。

十一月，虞充文大敗金軍於采石，完顏亮趨揚州，至瓜洲，爲其下所殺。（通鑑卷八十七）

（附攷） 宋史本傳：『辛黨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之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容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兗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又先生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表云：「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繚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於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蹇」。○（萬載本稼軒集卷一）與宋史足相印證。

二十二年壬午（公元一六三）

先生二十三歲。

宋史本傳：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乘中糲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食判。

〔大事〕 正月，金使來聘。閏月，劉琦卒。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附攷〕 辛梅臣曰：按唐豹巖濟南府志謂「先生戮安國於靈巖寺，遂南奔，晝伏夜行」，與此〔謂正史〕既異，且事類刺客，於先生不稱，未知何據？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公元一一六三）

先生二十四歲，官江陰僉判；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有練民兵守淮疏。（萬載辛氏本稼軒集据永樂大典）

〔大事〕 冬十一月，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獨張浚虞允文胡銓閻安中力爭以爲不可。朱熹亦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通鑑輯覽卷八十八）

〔附攷〕 宗史卷四百三十六儒林傳：「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陳亮持不可」。據此，知當時主戰派亦不乏人，而稼軒與亮投契最深者，實由其志同道合也。

二年甲申（公元一一六四）

先生二十五歲，在江陰任。

〔大事〕 秋八月，張浚卒，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遣魏杞使金。冬十月，金兵復渡淮。（通鑑卷八十八）

乾道元年乙酉（公元一一六五）

先生年二十六歲，在江陰任；進美芹十論。（據萬載本）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

進禦戎十論表）言甚剴切。

二年丙戌（公元一一六六）

先生二十七歲，在江陰任。

三年丁亥（公元一一六七）

先生二十八歲，在江陰任。

四年戊子（公元一一六八）

先生二十九歲，通判建康府。

五年己丑（公元一一六九）

先生三十歲，在建康通判任。

先生居建康（今南京）所作詞：

「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卷二第一頁）

「滿江紅」建康史師致道席上賦（卷四第一頁）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卷五第一頁）

「八聲甘州」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時方閱拆紅梅之舞且有錫帶之寵（卷六第一頁）

「千秋歲」金陵壽史帥致道時有版築役（卷七第六頁）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爲呂潛叔賦（卷十二第二頁）

六年庚寅（公元一一七〇）

先生三十一歲。宋史本傳：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案允文以乾道五年，自樞密使除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至八年，又自右僕射，除左丞相，特進，兼樞密使；見宗史宰輔表）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之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案此與萬載本據大典所輯逸文歲月微不合，未知孰是）？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

七年辛丑（公元一一七一）

先生三十二歲，在滁州任。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翼枕樓，繁雄館。（宗史本傳）

八年壬辰（公元一一七二）

先生三十三歲。在滁州任。

（大事）秋七月，罷虞允文爲四川安撫使。（通鑑卷八十八）冬十二月，遣韓元吉（存无咎穎川人。據陸放翁年譜：『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无咎以蒲陽守，省太夫人於京口，與於翁道故舊，甚樂』。又『乾道元年正月，无咎以考功郎召』。案无咎與稼軒交甚契，有南澗詩餘一卷；惜宋史不爲立傳）等，賀金主生辰。（宋史卷三十四孝宗記）

（附攷）案萬載本稼軒集抄存卷三，先生於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宋太祖皇帝賜王爵帖云：『右宣義

郎權發遣滁州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臣辛棄疾拜手稽首謹書。據此，知先生是年尙在滁州任也。

先生在滁州所作詞：

「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卷四第十一頁）

「感皇恩」滁州壽范倅（卷七第九頁）

「聲聲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和李清宇韻（卷五第十二頁）

九年癸巳（公元一一七三）

先生三十四歲。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宋史本傳）

淳熙元年甲午（公元一一七四）

先生三十五歲。官江東安撫司參議。是歲十一月，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見幸輔表）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本傳）

（大事） 二月，虞允文卒。

先生在江東安撫司參議任所作詞：

「洞仙歌」壽葉丞相（卷六第七頁）

「一剪梅」遊蔣山呈葉丞相（卷七第十一頁）

「菩薩蠻」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卷十一第頁）

二年乙未（公元一一七五）

先生三十六歲。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本傳）有會子登對劄子。（稼軒集抄存卷二）

（增攷）王淮傳：淳熙二年，辛棄疾平茶寇，卜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

先生任江西提點刑獄官時所作詞：

（滿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韻。（卷六第四頁）

（滿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韻呈景廬內翰（卷六第四頁）

（滿庭芳）遊豫章東湖再用韻（卷六第五頁）

（增攷）案宋史宰輔表：『乾道元年乙酉十二月戊寅，洪适（字景伯，饒州鄱陽人，階長子；事詳宋史三百七十三）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兼權樞密使。二年二月辛未，罷右僕射，授觀天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景伯居相位，爲時至短：詞稱丞相，舉其生平最高官階言之也。又案洪文惠公年譜：『景伯乾道四年，卽辭官，家居者十有六年，始得別墅於城陰，築臺觀，蒔花竹。（錢編年譜第九頁）自是歲至淳熙乙未，稼軒提點江西，相距不過七載。辛和詞中有「一枝蠶繹，三經新治」之句，或指此時？又案熙文敏公年譜：『乾道三年，文敏（名邁，字景廬，皓季子，宋史附皓傳）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五年，始治圃於鄉里；九年，除知贛州；至淳熙二年，尙在贛州任』（錢編年譜第十二頁）滿庭芳三首云：『只今江山遠，鈞天夢覺，清淚如絲』。似與

作詞歲月尙合。

三年丙申（公元一一七六）

先生三十七歲，官江陰。

四年丁酉（一一七七）

先生三十八歲。遷知隆興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撫使；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本傳）

先生本年所作詞

（水調歌頭）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興到官之三月（宋本三作二萬載本同）被召司馬監趙卿王漕餞別司馬賦水調歌頭席間次韻時王公明樞密薨坐客終夕爲興門戶之歎故前章及之（卷三第一頁）

五年戊戌（公元一一七八）

先生三十九歲，官赴湖北轉運副使任。

（附攷）案陳亮傳：『淳熙五年，亮更名同，諧闕上書。旋渡江而歸，日落輿醉酒。無何，因事囚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力，得不死。（宋史卷四百三十六儒林傳）據此，知稼軒於亮，情誼甚隆；亮以是年入京（臨安）上書，稼軒乃於前一年被召；意二賢訂交，或在此時歟？

先生是歲所作詞：

（滿江紅）賀王師宣子（佐）平湖南寇（卷四第三頁）

（滿江紅）又「漢水東來」闕一（卷四第三頁）

（附攷）案『五年十一月丁丑，王淮自知樞密院事，遷大中大夫，除樞密使』。（宋史卷二百十三宰輔表）『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友直父，以材武稱，附見宋史卷三百七十友直傳）平湖南寇，劉渚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王淮傳）據此知王平湖南寇，當在是年；惟淮傳又稱『淳熙二年，辛棄疾平茶寇』與此微不合，不知是一事，或二事？待攷。

又案齊東野語：『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歡聚數千人，出沒房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獻集，已無及矣。於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原官，宣子亦增秩。幸幼安以滿江紅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兀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后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常洲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作兜鍪」。幼安政用此』。據此所言茶賊，不知與王淮傳稱棄疾平茶寇，是否一人？待攷。

六年己亥（公元一一七九）

先生四十歲，在湖北任。本傳：「改湖南，尋知潭洲，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

奏疏曰：「……………」〔稼軒集抄存卷二題作淳熙己亥論盜賊筭子，宋史本傳節錄不全〕詔獎諭之。

先生本年所作詞：

（水調歌頭）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卷三第二頁）

（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卷五第五頁）

七年庚子（一一八〇）

先生四十一歲，帥湖南。本傳：棄疾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知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窳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剏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酒度馬般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僛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徑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

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案以上皆先生帥湖南時政績之犖犖者，但亦非一年間所辦，繫之此歲，俾閱者可以論世知人焉）。

（附攷）案文獻通考；淳熙七年，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罷之。棄疾言：「鄉社皆處深山窮谷中，忠實發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末屬之縣尉」，詔從之。

（大事）春二月，張拭卒。（案拭，張浚子，字敬夫，歷官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甯府，安撫本事，以佑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卒，學者稱南軒先生。事詳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學傳）冬十二月，胡銓卒。（案銓，字邦衡，廬陵人。事詳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八年辛丑（公元一一八一）

先生四十二歲，任湖南安撫任。是年七月，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事詳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儒林傳卒，先生爲文遣人祭之。

案稼軒祭呂東萊先生文有云：「某半世傾風，同朝託契，嘗從遊於南軒，蓋於公而益敬」（稼軒集抄存卷三引播芳大全文粹）亦足覘先生景慕之所在矣。

九年壬寅（公元一一八二）

先生四十三歲，帥湖南。

十年癸卯（公元一一八三）

先生四十四歲，帥湖南。

十一年甲辰（公元一一八四）

先生四十五歲，帥湖南

先生本年所作詞：

（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卷五第一頁）

十二年乙己（公元一一八五）

先生四十六歲，在湖南任。飛虎營柵，至是告成。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本傳）

先生本年所作詞：

（水龍吟）次年南澗用前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卷五第一頁）

（菩薩蠻）用前韻（卷十一第一頁。前韻謂前闕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韻也。宋本題作乙己冬前間舉似前作因和之）。

先生在湖南時所作詞：

（減字木蘭花）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意爲賦（卷十一第十五頁）

（阮郎歸）未陽道中爲張處父推官賦（卷十二第十頁）

（附攷）案南澗壽辛侍郎水龍吟詞云：「南風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瀘聲在，宸

衷懷舊。臥占湖山，樓橫百尺，詩成千首。正萋蒲葉老，芙蓉香嫩，高門瑞，人知否？涼夜光躡牛斗，夢初回，長庚如畫。明年看取，蠶旗南下，六羸西走。功畫凌烟，萬釘寶帶，百壺清酒。便留公賸馥，蟠桃分我，作歸來壽。（彊村叢書本南澗詩餘第十六頁）

十三年丙午（公元一一八六）

先生四十七歲，赴江西安撫任。本傳：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疆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掾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半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

「附攷」辛梅臣曰：案朱子大全文集謂：「先生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劫半者斬，閉糴者配」八字，雖只糴法，便有方略」。與此事同而地異，豈當時傳聞之誤耶？抑先生兩地皆如此行之耶？

十四年丁未（公元一一八七）

先生四十八歲，帥江西。

是歲，劉克莊生。

十五年戊申（公元一一八八）

先生四十九歲，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本傳）

「附攷」辛梅臣曰：案先生沁園春詞題云：「戊申，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掛冠」。又按梅先生離豫章別司

馬漢章大監鷓鴣天詞云：「三年歷遍楚山川」。蓋自丙午至戊申，恰三年矣。

先生本年所作詞：

「沁園春」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請余以病挂冠因賦此（卷二第八頁）

「鷓鴣天」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卷九第一頁）

「蝶戀花」元日立春（卷八第十一頁。據宋本作戊申元日立春席間作）

「好事近」席上和王道夫賦元夕立春（卷十第十四頁）

先生在江西所作詞：

「賀新郎」賦滕王閣（卷一第五頁）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卷二第七頁。案帶湖在上饒，此詞有鶴怨猿驚，稼軒未來」及，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之句；知此時先生尙在豫章，特豫爲「菟裘」之計耳）

「滿江紅」贛州席上呈大守陳李陵侍郎（卷四第二頁）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二首（卷十一第十頁）

「西河」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卷五第六頁）

「昭君怨」豫章寄張守定叟（卷十二第十一頁。案此詞有「長記瀟湘秋晚」之句，則其爲作於由湖南移師江西後無疑）。

十六年己酉（公元一一八九）

先生五十歲，居上饒。

先生本年所作詞：

「鵲橋仙」己酉山行書所見（卷十第五頁）

「浣溪沙」瓢泉偶作（卷十一權九頁）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公元一一九〇。）

先生五十一歲，居上饒。

先生本年所作詞：

「踏莎行」庚戌中秋後二夕帶湖篆崗小酌（卷七第十二頁）

二年辛亥（公元一一九一）

先生五十二歲，居上饒。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賢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本傳）

先生居上饒所作詞：

「賀新郎」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游鵝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報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爲賦乳燕飛（宋本作賀新郎）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卷一第六頁）

「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韵答之（卷一第七頁）

案宋史儒林傳，同父卒於光宗朝，此云同游鵝湖，以時他考之，當爲稼軒居上饒作。觀同甫和詞三闋（見汲古閣本龍川詞第四五頁）一則曰：「老夫憑誰說」？再則曰：「樽酒相逢或二老，却憶去年風雪」。共傷老大，不勝「烈士暮年」之感矣。

「念奴嬌」瓢泉酒酣和東坡韵（卷二第四頁）

「水調歌頭」盟鷗（卷三第二頁）

「水龍吟」瓢泉（卷五第三頁）

「水龍吟」用瓢泉韻戲陳仁和兼問諸葛元亮且督和詞（卷五第三頁）

「水龍吟」用些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聲韻甚諧客皆爲之醺（卷五第四頁）

祝英臺近與客飲瓢泉客以泉聲喧譁爲問。余醉未及答。或者以「蟬噪林逾靜」代對；意甚美矣。翌日爲此賦詞以褒之。（卷七第三頁）

「念奴嬌」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韻（卷二第三頁）

「水調歌頭」和信守鄭舜舉蔗菴韻（卷三第六頁）

「水調歌頭」送信守王桂發（卷三第六頁）

「滿江紅」送信守鄭舜舉被召（卷四第六頁）

「木蘭花慢」題上饒郡圃翠微樓（卷四第十一頁）

(永遇樂)送陳仁和白汴東歸，陳至上饒之一年得子甚喜(卷五第七頁)

(瑞鶴仙)壽上饒倅洪莘之時攝郡事且將赴漕舉(卷五第十一頁)

(聲聲慢)送上饒黃倅秩滿赴調(卷五第十二頁)

(千年調)蔗菴小閣，名曰卮言作此詞以嘲之(卷七第五頁)

(玉樓春)席上饒贈別上饒黃倅(卷十第六頁)

(清平樂)壽信守王道夫(卷十第十二頁)

(菩薩蠻)帶湖買得新風月(陶刻景宋本甲六四)

(南歌子)獨坐蔗菴(卷十二第一頁)

(一絡索)信守王道夫席上用趙達夫賦金林擒韻(卷十二第十二頁)

(江神子)和陳仁和韻二闕(卷七第七頁)

(附○)清波別志：『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日，屬其室有疾，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箇整整，也盒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愴，賸得幾枝笛；覩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案先生尙有水調歌頭言「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臨江仙言「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知先生頗多姬侍，未必只有一箇整整也。清波別志所云，殆好事者爲之，不足置信。

(附錄)陳傳良送辛卿幼安帥閩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瓮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却學晚唐詞。潛然北顧關河永，簡在西清日月遲；乘鴈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止齋文集)

三年壬子(公元一一九二)

先生五十三歲，春，赴福建安撫任，又被召入京(臨安)旋返福州。(參閱水調歌頭詞三山被召闕) 本

傳：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曠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糴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宋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糶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

先生本年所作詞：

(浣溪沙)王子春赴閩憲別瓢泉(卷十一第九頁)

(水調歌頭)王子三山帥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卷三第八頁)

(最高樓)慶洪景廬內翰七十、卷六第十一頁。據錄大昕洪文敏公年譜，定此詞爲本年作)

(賀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懷趙丞相經始(卷一第八頁。宋本題作福州遊西湖)

(賀新郎)和前韻(卷一第八頁)

(賀新郎)又和前韻(卷一第八頁)

案賀新郎三闋中情景，大類武林西子湖；福州無此「琉璃三萬頃」（第二首中語）惟據第二首中之「帶湖春漲，幾時歸也」？第三首中之「回頭鷗鷺瓢泉社」，則此三闋，殆爲由上饒帥閩後作無疑。

四年癸丑（元一一九三）

先生五十四歲，在閩帥任，春，又被召入京。

先生本年所作詞：

（西江月）癸亥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韻（卷十第一頁）

五年甲寅（公元一一九四）

先生五十五歲，在閩帥任。本傳：棄疾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且夕望端座閩王殿」。遂丐祠歸。

先生帥閩時所作詞，

（水調歌頭）三山用趙丞相韻會帥幕王君且有感於中秋近事併見之末章（卷三第九頁）

（滿江紅）盧國華由閩憲移漕建安陳端仁給事同諸公餞別余爲酒困臥清塗堂上三鼓方醒國華賦詞留別席上

和韻清塗端仁堂名也（卷四第八頁）

（滿江紅）和盧國華（卷四第八頁）

（定風波）三山送盧國華提刑約上元重來（卷八第二頁）

（定風波）自和（卷八第三頁）

(臨江仙)和信守王道夫韻謝其爲壽時僕作閩憲(卷八第六頁)

(小重山)三山與客泛西湖 卷八第十四頁)

(鷓鴣天)三山道中二首(卷九第八頁)

(鷓鴣天)用韻韻賦梅三山梅開時猶有青葉余時病齒二首(卷九第八頁)

(西江月)三山作(卷十第七頁)

(菩薩蠻)和盧國華提刑(卷十一第三頁)

(山花子)三山戲作(卷十一第十二頁)

(柳梢青)三山歸途代白鷗見嘲(卷十二第六頁)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公元一一九五)

先生五十六歲，落職居上饒。

二年丙辰(公元一一九六)

先生五十七歲，在上饒，因所居燬於火，徙居鉛山縣期思市瓜山之下。(幸氏據鉛山族譜)有期思卜築詞，又有上梁文，見播芳大全文粹。

先生本年所作詞：

(沁園春)期思卜築(卷二第十頁)

(水調歌頭)將遷新居不成戲作時以病止酒且遣夫歌者末章及之(卷三第十一頁)？

〔臨江仙〕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卷八第八頁）

〔歸朝歡〕靈山齊菴菖蒲港，皆長松茂林，獨野櫻花一株，山上盛開，照映可愛，不數日風雨催敗殆盡，意有感，因效介菴體爲賦，且以菖蒲綠名之，丙辰春三月三日也（卷五第九頁）

〔附錄一〕新居上梁文鈔：

『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人生孰若長居之樂？一年種穀十年種木，君子常有靜退之心；久矣倦遊，茲焉卜築。稼軒居士生長西北，仕宦東南，項刻郎星，繼聯卯月，兩分帥閫，三駕使輅；不特風霜之手欲龜，亦恐名利之髮將鶴。欲得置錐之地，遂營環堵之宮；雖在城邑闐闐之中，獨出車馬囂塵之外。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荷十頃。亦將東阡西陌，混漁樵以交歡；稚子佳人，共闌樂而一笑。夢寐寐少年之鞍馬，沈酣古人之詩書；雖云當貴逼人，自覺林泉邀我。望物外逍遙之趣，吾亦愛吾廬；誤人間奔競之流，卿自用卿法。始扶僛棟，用慶拋梁；拋梁東，坐看朝曦萬丈紅；直使便爲海客，也應憂國願年豐！拋梁西，萬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將種，不妨賣劍買鋤犁。拋梁南，小山排闥送晴嵐；繞林鳥鵲安枝後，枕薰風睡正酣。拋梁北，京路塵昏斷消息；人生直合在長沙，欲擊單于老無力！拋梁上，虎豹九關名莫問，且須天女散人花，時至維摩小方丈。拋梁下，鷄酒何時入鄰舍？只今居士有新巢，要輯軒窗看多稼。伏願上梁之後早收塵迹，自樂餘年，鬼神呵禁不祥，伏臘倍承日給，座多佳客，日悅芳樽。』〔稼軒集鈔存卷三引播芳大全文粹〕

〔附錄二〕和趙昌父問訊新居之作：

專家詞——稼軒先生年譜

龍沫助訂

二五

草堂經始上元初，四面溪山畫不如。疇昔人憐翁失馬，只今自喜我知魚；苦無突兀千間庇，豈負辛勤一束書；種木十年渾未辦，此心留待百年餘。（稼軒集鈔存卷四）

三年丁巳（公元一一九七）

先生五十八歲，居鉛山縣。

先生本年所作詞：

（哨遍）秋水觀（卷一第一頁）

（哨遍）用前韻（卷一第一頁案詞中有「三仕三已」之句，宜爲罷閩帥後作）？

（慕山溪）停雲竹逕初成（卷六第九頁）

（鷓鴣天）鵝湖道中（卷九第二頁。案鵝湖在湖鉛山縣北）

（鷓鴣天）鵝湖歸病起作（卷九第二頁）

（醜奴兒）和鉛山陳簿韻二首（卷十一第八頁）

（山花子）病起獨坐停雲（卷十一節十三頁）

四年戊午（公元一一九八）

先生五十九歲，居鉛山縣 本傳：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附攷）案朱子有稼軒譜序，中云：「戎午，公復來主冲佑觀，益相親切」。《稼軒集鈔存附雜錄文引，又言「特以集中不載，不錄」。意或從鉛山族譜見之也）又答辛幼安啓云：光奉宸綸，起持憲節

。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讟之盛；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響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才，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輶軍每出，心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一作正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間之日？果致渥眷，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裊之問。尙煩禕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怨未於鄭重；况一本薤，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己」。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朱文公集卷八十五第二十六頁）據此，知先生與朱子之交誼，老而彌篤矣。又先生遊武夷作掉歌呈晦翁十首云：「一水犇流疊嶂開，谿頭千步響如雷；扁舟費盡篙師力，咫尺平瀾上不來。山上風吹笙鶴聲，山前人望翠雲屏；蓬萊枉覓瑤池路，不道人間有幔亭。玉女峯前一擢歌，烟鬟露鬢動清波；遊人去後楓林夜，月滿空山可奈何；見說似人此避秦，愛隨流水一溪雲；花開花落無尋處，彷彿吹簫月夜聞。千丈攙天翠壁高，定誰狡獪插遺樵；神仙萬里乘風去，更度槎枒箇樣橋。山頭有路接無塵，次覓王孫試問津；瞥向蒼峯高處見，三三兩兩看遊人。巨石亭亭缺齧多，懸知千古也消磨；人間正覓擎天柱，無奈風吹雨打何？自有山來幾許年？千奇萬怪只依然。試從精舍先生問，定在包犧八卦前。（精中舍有伏羲塑像，作畫八卦，）山中有客帝王師，日月吟詩坐釣磯；費盡烟霞供不足，幾時西伯載將歸？行盡桑麻九曲天，更尋佳處可留連。如今歸掉如棚箭，不似來時上水船」。

（稼軒集鈔存卷四引武夷山志）試取「晤對有時」一語，與此詩對看，意此或亦作於本年內乎？（據朱

子年譜，武夷精舍以淳熙十年癸卯夏四月成。又據朱子大全集，晦菴武夷權歌十首，作於淳熙甲辰仲春。此二年中，稼軒皆在湖南漕帥任；故知權歌之作，必不同時也。

先生本年所作詞：

（鷓鴣天） 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卷九第九頁）

（賀新郎） 陳同父自東陽來遇余，留十日，與之同游鵝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帳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宋本作泉湖吳氏）四望樓，聞鄰笛悲甚；賦乳燕飛（宋本作賀新郎）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卷一第六頁）

（賀新郎） 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卷一第七頁。宋本末字作前韻）

（正誤） 稼軒寄同父賀新郎二闕，前誤屬諸稼軒居上饒時；倉卒付手民，追改不及，附識於此，以誌吾過。

（附攷） 陳亮與辛幼安殿撰書云：「亮空閒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

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殫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冥冥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呂祖謙字）在中間攬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關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胛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會觀」。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鸚鵡肖鷓鴣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往往寄辭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便一去不同，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獲茵鼎，大據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龍川文集）案同父書中，既稱「傳到上梁文」，又謂元晦「潛入去看」；則此一年內，晦菴與稼軒「益相親切」之說，確然可信；而同父之訪稼軒，亦必在鉛山新居落成之後無疑。玩書中「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二語意此書或發於春夏之交，而同父自東陽來訪即在是年冬月歟？

〔附錄〕 陳亮辛幼安畫像贊：

「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旣斑，庶幾胆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正鼠枉用，正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龍川文集）

又案同父寄幼安賀新郎節三闋（汲古閣宋六名家詞龍川詞第五頁）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憶去年風雪」。又云：「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此詞既作於相見之次年，猶云買犁賣劍，不似稼軒已就浙帥任時情景；意同父東陽來會，或仍在丁巳冬乎？

又案古今詞話：「陳亮過稼軒，縱談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嚴重，恐爲所忌，竊乘其廐馬以去。幼安賦破陣子詞寄之云云」（稼軒長短句題作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見卷八第四頁）不知果在何時？附記於此。

先生居鉛山所作詞：

（賀新郎）韓仲止（名澆，元咎子）判院山中見訪厝上用前韻（卷一第十頁）

（賀新郎）邑中園亭，僕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撿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云（卷一第十一頁）

（賀新郎）再用前韻（卷一第十一頁）

（沁園春）期思舊呼奇獅，或云恭獅，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之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以證之。（卷二第八頁）

（沁園春）弄溪賦（卷二第十頁）

（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卷二第十一頁）

〔沁園春〕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爲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韻（卷二第十一頁）

〔沁園春〕和吳子似縣尉（卷二十二頁）

〔水調歌頭〕題吳子似縣尉瓊山徑德堂，堂陸象山取名也。（卷三第十一頁）

〔滿江紅〕山居卽事（卷四第九頁）

〔永遇樂〕檢校停雲新種杉松，戲作。時欲作親舊執書，紙筆偶爲大風吹去，末章因及之（卷五第八頁）

〔聲聲慢〕躡括淵明停雲詩（卷五第十三頁）

〔雨中花慢〕登新樓有懷趙昌甫徐斯遠韓仲止吳子似楊民瞻（卷六第一頁）

〔雨中花慢〕吳子似見和再用韻爲別（卷六第二頁）

〔洞仙歌〕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爲賦（卷六第八頁）

〔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卷六第八頁）？

〔感皇恩〕壽鈴山陳丞及之（卷七第十頁）

〔行香子〕山居客至（卷七第十一頁）？

〔行香子〕博山戲呈趙昌甫韓仲止（卷七第十一頁）

〔臨江仙〕戲爲期思詹老壽（卷八第九頁）

〔臨江仙〕戲爲山園倉壁解嘲（卷八第九頁）

〔臨江仙〕停雲偶作（卷第十頁）

〔鷓鴣天〕席上吳子似諸友見和再用韻答之二首（卷九第七頁）

(鷓鴣天) 博山寺中(卷九第十頁)

(鷓鴣天) 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卷九第十頁)?

(鷓鴣天) 壽吳子似縣尉時攝事城中(卷九十一頁)

(鷓鴣夫) 和吳子似山行賦(卷九第十二頁)

(鷓鴣天) 過峽石用韻答吳子似(卷九第十二頁)

(鷓鴣天) 吳子似過秋水(卷九第十二頁)

(鷓鴣天) 和章泉趙昌父(卷九第十二頁)

(瑞鷓鴣) 期思溪上(卷九第十三頁)

(玉樓春) 用韻答吳子似縣尉(卷十第一頁)

(西江月) 示兒曹以家事付之(卷十第九頁)?

(清平樂) 博山道即事二首(卷十第十頁)

(清平樂) 獨宿博山王氏菴(卷十第十一頁)

(菩薩蠻) 晝眠秋水(卷十一第四頁)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卷十一第七頁)

(浪濤沙) 送吳子似縣尉(卷十一第十四頁)

(點絳脣) 留博山寺聞光風主人微恙而歸，時春漲斷橋。(卷十二第八頁)

（水調歌頭）元日投宿博山寺，見者驚歎其老，（卷三第七頁）

（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卷六第七頁）

（江神子）博山道中書王氏壁（卷七第七頁）

（江神子）別以子似未寄潘德久（卷七第八頁）

（踏莎行）賦稼軒集經句（卷七第十三頁）

（破陣子）峽石道中有懷吳子似縣尉（卷八第四頁）

（浣溪沙）偕杜叔高吳子似宿山寺戲作（卷十一第十頁）

（附記）案先生長短句，其時地約略可知者，以居上饒及鉛山作爲最多。惜訪求廣信府志，上饒縣志皆不得，無由實證。姑以意爲詮次，徐待異日之攷定可也。

五年己未（公元一一九九）

先生六十歲，任浙帥在紹興。

先生本年所作詞：

（浣溪沙）常山道中卽事（卷十一第九頁。案此詞當是由鉛山赴浙帥任作；特爲戊午或己未？無法證明年）。

（蘭陵王）己未八月二十日，夜夢有人以石研屏見鑲者，其色如玉，光潤可愛。中有一牛，磨角作鬪狀。云：「相潭里中，有張其姓者，多力善鬥，號張難敵；一日，與人搏，偶敗，忿，赴河而死；居三日

，其家人來視之，浮水上，則牛耳。其後並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輒不利」。夢中異之，爲作詩數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憤變化異物等事；而忘其言；後三日，賦詞以識其異。（卷一第四頁）

六年庚申（公元一二〇〇）

先生六十一歲，在浙帥任。

是歲，三月甲子，朱熹卒。（案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歷官煥章閣待制，謚曰文，事詳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學傳）。

先生本年所作詞：

（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菴卽世（卷七第十頁）

（附攷）案先生晚年，晦菴甚相投契。晦菴嘗言：「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宋史本傳：「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已復禮」，

「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笑之曰：「所

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宋史卷四百十）又先生有壽朱晦翁詩云：「西風卷

盡護霜筠，碧玉壺天月色新；鳳歷半千開誕日，龍山重九逼佳辰。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稼軒集鈔存卷四。案此詩當爲壽晦菴五十歲作，時爲淳熙

六年，先生方官湖北轉運副使）。據此，可見兩公之交誼矣。

先生本年所作詩，

同杜叔高祝彥集觀天保菴瀑布，主人留飲兩日，且飲牡丹之飲（稼軒集鈔存卷四觀下附注：庚申歲二月二十八日也）：

只要尋花仔細看，不妨草草有梯杯盤，莫因紅紫傾城色，却去摧殘黑牡丹！

「竹杖芒鞋看瀑回，暮年筋力倦崔嵬。桃花落盡無春思，直待牡丹開後來。」

嘉泰元年辛酉（公元一二〇一）

先生年六十二，在浙帥任。

先生本年所作詞：

（柳梢青）辛酉生日前兩日，夢一道士，話長年之術；夢中痛以理拆之；覺而賦八難之解。（卷十二）

第六頁）

二年壬戌（公元一二〇二）

先生六十三歲，在浙帥任。

先生本年所作詞：

（臨江仙）壬戌歲生日書懷云：「六十三年無限事，從頭悔恨難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應今日是，

後日又尋思。少是多非惟有酒，何須過後方知，從今休似去年時！病中留客飲，醉裏和人詩。（卷

八第九頁）

年三癸亥（公元一二〇三）

先生六十四歲，在浙帥任。招廬陵劉過（字改之，有龍洲詞）於中都。作秋風亭成。先生本年所作詞：

（漢宮春）會稽蓬萊閣懷古（卷六第三頁。白石道人歌曲別集有和作）？

（漢宮春）會稽秋風亭觀雨（卷六第三頁）

（漢宮春）答李兼善提舉和章（卷六第三頁）

（漢宮春）會吳子似總幹和章（卷六第四頁）

（上西平）會稽秋風亭觀雪（卷六第十二頁）

（附攷）岳珂程史：「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效辛體沁園春一詞并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蕩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觀縱橫一澗，東西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聲聲，皆似之，逾喜；垂別，賜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又江湖紀聞：「劉改之性疎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案稼軒未嘗帥淮，淮當爲浙之誤）以母病告歸，裹囊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登倡樓；適一郡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卽以爲有

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次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令信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曰：「可卽行，無如常日轉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云：「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匆忙天不肯，贏得衣裾塵土！白璧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蕞鱸江上，浩然明月歸去」。案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龍洲詞第十五頁題作回侍郎李大異，未知孰是？改之又號龍洲，泰和邑稱也」。案上二說，當以程史爲可據，以岳氏會親見辛劉兩公也。

(附錄)

(沁園香) 寄辛稼軒

劉一過

「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擁七州都督，雖然陶侃，機明神鑒，未必能詩。常袞何如？羊公聊爾，千騎東方候會稽。中原事，縱匈奴未滅，畢竟男兒。平生出處天知，筭整頓乾坤終有時。問：湖南賓客，侵尋老矣；江西戶口，流落何之？盡日樓臺，四山屏障，目斷江山魂次飛。長安道算世無劉表，王粲疇依」？（龍洲詞朱刻第三頁，皮刻第四頁）

(漢宮春) 和辛幼安秋風亭韻癸亥中秋前二日 丘 密

「聞說瓢泉，占烟霏空翠，中著精廬。旁連吹臺燕榭，人境清殊；猶疑未足，稱主人胸次恢疏。天自與，相攸佳處，除今禹會應無。選勝臥龍東畔，望蓬萊對起，巖壑屏如。秋風夜涼弄笛，明月邀予

。三英笑粲，更吳天不隔尊鱸。新度曲，銀鈞照徹，爭看阿素工書」。〔朱刻丘文定公詞第七頁。案丘密，字宗卿，江陰人，諡文定。事詳宋史卷三九十八。有丘文定公詞一卷，見王氏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及朱氏彊村叢書〕

〔漢宮春〕稼軒帥浙東，作秋風亭成，以長短句寄余；次和久之，偶霜晴，小樓登眺，因次來韻，代書奉酬。

張 鑑

『城畔芙蓉，愛吹晴映水，光照園廡。清霜乍彫岸柳，風景偏殊。登樓念遠，望越山青補林疏。人正在，和風亭上，高情遠解知無？江南久無豪氣，看規恢意概，當代誰如？乾坤盡歸妙用，何處非余？騎鯨浪海，更那須采菊思鱸？應會得，文章事業，從來不在詩書』。（朱刻南湖詩餘第十三頁。案張鑑，字功甫，秦川人。有南湖詩餘一卷，見彊村叢書，及易大厂藏勞巽卿精鈔宋二十家詞中。）

〔漢宮春〕次韻稼軒

姜 夔

『雲曰歸歟？縱垂天曳曳，終反衝廡。楊州十年一夢，俯仰差殊。秦碑越殿，悔舊遊作計全疎。分付與，高懷老尹，管弦絲竹甯無？知公愛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臨臯領客，向月邊携酒携鱸。今但借，秋風一榻，公歌我亦能書。（沈遜齋本白石人歌曲別集第五頁，朱本同）。』

〔漢宮春〕次韻稼軒蓬萊閣

姜 夔

『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烟杳重湖。當時事如對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間千古須臾。有倦

客，扁舟夜泛，猶短水鳥相呼。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與？小叢解唱，倩秋風爲我吹竽。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鳥。（沈本第六頁朱本第五頁。案姜夔，字堯章，番陽人，晚居吳興。事詳張雨白石道人傳。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

四年甲子（公元一二〇四）

先生六十五歲，在浙帥任。甯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本傳）

（附攷）案程秘洛水集，是歲夏間，先生爲秘言「渡淮迎敵，左右應撥，非沿邊士兵，斷不可用」。又出方尺之錦以示秘，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將帥之姓名。又備言「遣諜之必鉤以旁證，使不得欺」。

（附錄）陸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詩：

稼軒落筆凌鮑謝，退避聲名稱學稼；十年高臥不出門，參透南宗牧牛話。功名固是券內事；且葺園廬了婚嫁；千篇昌谷詩滿囊，萬卷鄴侯書插架。忽然起冠東諸侯，黃旗皂纛從從天下。聖朝反席意未快，尺一東來煩促駕。大村小廂古所歎，管仲蕭何並流亞。天山掛旆或少須，先挽銀河洗嵩華；中原麟鳳爭自奮，殘虜犬羊何足嚇？但令小試出緒餘，青史英豪可雄跨。古來立事戒輕發，往往讎夫出乘罅；深仇積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錄劍南詩藁。案錢大昕陸放翁先生年譜，放翁歸老山陰，是歲年八十矣。

開禧元年乙丑(公元一二〇五)

先生六十歲，在鎮江任。坐謬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本傳)

光生本年所作詞：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卷五第八頁)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卷八第十五頁)

(瑞鷓鴣)京口有懷山中故人(卷九第十三頁)

(瑞鷓鴣)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倡成二首(卷九第十三頁)

(生查子)題京北口郡治塵表亭(卷十二第十頁)

(瑞鷓鴣)乙丑奉祠歸舟次餘千賦(卷九第十三頁)

(玉樓春)乙丑京口奉祠西歸將至仙人磯(卷十第四頁)

(附考) 按洛水集：乙丑，先生免歸。

又岳珂程史：辛稼軒守南徐(卽鎮江)，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且，望贛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游事，僅兩旬。卽謁告去。稼軒偶讀予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集，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折髀自笑。顧問座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

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予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噴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丞使畢其說。予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想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余病」乃詠改其語，日數十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予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翫骰，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不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予游偶及此；次日攜康伯可與之順庵樂府一帙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嫠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沈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予讀其全篇，則它語命卻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携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以樂府今麻沙尙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案此前半所記，具見稼軒處懷下士之誠，後乃頗疑稼軒偷與之舊句，意或偶合，不呈爲怪也。

又山房隨筆：「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履而來，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卽吟曰：「功名分平吳易，貪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案此所記，不盡可信。至云「稼軒帥浙東

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誼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所教，門外果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約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賦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欲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考其時南軒已前卒，說尤荒謬矣。

(附錄)韓仲止作：

(端鷓鴣)辛鎮江有長短句因韻偶成復非禹步爾；

「南蘭陵郡鷓鴣祠，底用登臨思賦詩？貴不能淫非一日，老當益壯未時多。

人間天上風雲會，眼

底眉前歲月知。只有海門橫北固，宦情隨牒想推移」。(潤泉詩餘第十九頁。案韓說字仲止，穎川人元吉之子，有潤泉詩餘一卷。稼軒爲其父執，而集中所與唱酬，如吳子似、趙昌甫輩，又皆與說爲至交。觀潤泉詩餘知吳趙之作，幾觸目皆是；想見當日韓氏賓客之盛，與夫嘯詠之雅；宜稼軒之樂與元吉父子周旋也。說詞見疆村叢書，蓋四庫采自永樂士典，而又經勞氏權據大典本潤泉集增訂者)。

又姜夔作：

(永遇樂)次韻稼軒北固樓：

「雲隔迷樓，苦封很石，人向何處？數騎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使君心在，蒼厓綠嶂，苔被

北門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前身諸葛，來游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
鼻隱隱，認得征西路。中軍生聚，神京耆老，南望清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沈本
白石道人歌曲別集第五頁，朱本第四頁）

二年丙寅（公元一二〇六）

先生六十七歲。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
本傳）

（大事）五月，從韓侂胄（案侂胄事詳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蔡卞傳）議，下昭伐金。冬十月，金布薩
揆分兵南侵。十一月，金人破京西州軍。布薩揆破安豐軍（今安徽壽縣），追圍和州。赫舍哩子仁
破滁州，遂入真州（今江蘇儀徵縣），自是淮西縣鎮，皆入于金。旋金人又入大散關、邱審遣使如金
軍議和（案是時密方以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布薩揆還軍下蔡。（以上參攷通鑑輯覽卷九
十寧宗記）

（附攷）辛梅臣曰：按先生有丙寅山間澆傳諸將有下棘寺詩，則知是歲始猶奉祠山居。又先生是○九月二
十八日作詩云：「西山病叟支離甚，欲向君王乞此身」。小詩有「來年將告老」之語。又先生明韓侂
胄將用兵，值其生日，詞壽之云：「如今塞北，傳利真消息；赤地人間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

熊熊百萬堂堂，維師尙父鷹揚；看取黃金散鉞，歸來異姓眞王」。（案詞爲清平樂，集中不載）「假鉞
」，「眞王」，皆曹操司馬昭秉政時事。先生卒後，爲倪正甫爲論，盡奪遺恩，卽指此詞。按侂胄用兵

，在是年五月，則先生此詞，應即是年作。又案洛水集「是年侂冑兵敗，淮甸橫潰，皆先生所預言於二年之先者」。

又吳禮部詩話：「新來塞北，傳到真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誰師尙父鷹揚？熊羆百

萬堂堂；看取黃金殿鐵，歸來異姓真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他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台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風大歌，不日四方來賀！」（案二詞

集中俱不載）世傳辛幼安壽韓侂冑詞也。又有小詞一首，尤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江西劉過京師人小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先生本年所作詞：

壬寅歲山間競傳諸將有下棘寺者：

「去年騎鶴上揚州，意氣平吞萬戶侯。誰使匈奴來塞上？却從延尉望山頭；榮華大抵有時歇，禍福無非自己求。記取山西千古恨，李陵門下至今羞！（稼軒集鈔存卷四）

丙寅九月廿八日作來年將告老：

漸識空虛不二門，掃除諸幻絕根塵；此心自擬終成佛，許事從今只任真；有我故還應起滅，無求何自別冤親；西山病叟支離甚，欲向君王乞此身」。（稼軒集鈔存卷四。案此詩有掃除諸幻之語，知生晚年

，亦頗有心學佛；放翁贈詩所云：「參透南宗牧牛話」。爲不虛矣。

三年丁卯（公元一二〇七）

先生六十八歲。在江陵，令糾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家居。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蓋丁卯九月初十日也。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葬鉛山縣南十五里陽源山。（參本傳及鉛山族譜）

先生本年所作詞

〔歸朝歎〕丁卯歲，寄題眉山李參政石林（卷五第十頁）

〔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卷六第九頁）

〔附錄一〕鵝湖夜坐詩：

「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醜醜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眞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自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擁馬涉阻水，飛鷲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淚滂。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闕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鵝湖寺，槁葉投客牀，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李靖問征遼，（按間疑當作闕）病疲更激昂，裴度請討蔡，奏事猶寡創；我亦思報國，夢繞古戰場。（稼軒集鈔存卷四按此詩有「五月瞿唐」之語，意謂差知江陵府時；又是時方議

伐金，「征遼」「討蔡」，當爲此發。讀此可見先生之抱負，至老不衰也）

「附錄二」項平巷祭辛幼安文：

「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憎，則其死也、必享天下之名；豈天之所生，必死而後美？蓋人之所憎，必死而後止。嗚呼！哀哉！死者，人之所惡，公乃以此而爲榮；予者公之所愛，必當與我而偕行。苟曰暮而相從，固余心之所愛，尙眠食以偷生，恨公行之不待！」（四部叢刊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詩語續集第十二頁）

「附錄三」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待清班，久歷中外，五千年間，身與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于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關，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諫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議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義高能待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嗚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

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相乃青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讐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託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卽所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只鷄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大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剝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牾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虜賊，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案此句疑有脫誤俟覓善本校之）無位，尤能携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取宰相，入任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師。公歿，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讐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



A541 212 0008 53288

國立暨南大學講義

四八

皆不明君臣之義，無責焉耳！」（疊山文集）

稼軒先生年譜竟

卷後語

本年秋季，爲暨南大學國文系講授蘇辛祠，因發願爲蘇辛詞合箋，擬先成稼軒年譜，適從故里，覓得辛氏祠堂本稼軒集鈔存，後附鄉先輩辛梅臣先生所編年譜，乃大喜過聖，以爲可以無作矣。既展讀，知其「所採摭，以宋史及銅鑑補宋元史略爲主，以所抄稼軒集及各家集爲附，世系從濟南譜，生卒年月日時從鉛山譜」。（原跋中話）殊簡略，未盡當人意。因復檢校羣書，重加排比；其所增益視原編約得三倍。然猶苦求書不易，又限於日力，未能悉心審訂；謬誤之處，時時有之。去年梁任公先生擬爲此譜，草創未竟，賈志以歿！頃又從北海圖書館月利中，見趙君萬里有爲稼軒長短句編年之意；何當時得親任公遺稿，且與趙君商榷茲事乎？心所同然，附記於此。 己已中秋前六日，沐助脫稿于暨南村寓廬。

7250

